

# 佛光大藏經

法華藏經部

北本涅槃經二

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佛光大藏經

法華藏

· 經

部

北本涅槃經一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# 佛光大藏經 法華藏·經部 北本涅槃經 二

監  
主

修 星雲大師  
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

二〇〇九年四月初版

有版權·請勿翻印

發行者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 
發行人 慈惠法師(張優理)  
出版者 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一六一七號

☎(〇七)六五六四〇三八

流通處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

☎(〇二)二九八〇〇二六〇#三五

傳真：(〇二)二九八一〇一一九

E-mail:fgoe@ecp.fgs.org.tw

佛光書局

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四四六號

☎(〇二)二九二二二七四八

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

☎(〇二)二九八四九五二三

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

☎(〇三)九九三三〇三三三#二〇九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

☎(〇七)二七二八六四九

法律顧問 舒建中 毛英富律師

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一五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##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

### 梵行品第八之六

爾時，世尊在雙樹間見阿闍世悶絕躄地，即告大眾：「我今當為是王住世，至無量劫不入涅槃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當為無量眾生不入涅槃，何故獨為阿闍世王？」  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是大眾中無有一人謂我畢定入於涅槃。阿闍世王定謂我當畢竟永滅，是故悶絕，自投於地。善男子！如我所言為阿闍世不入涅槃，如是密義，汝未能解。何以故？我言為者，一切凡夫。阿闍世者，普及一切造五逆者。又復為者，即是一切有為眾生，我終不為無為眾生而住於世。何以故？夫無為者，非眾生也。阿闍世者，即是具足煩惱等者。又復為者，即是不見佛性眾生。若見佛性，我終不為久住於世。何以故？見佛性者，非眾生也。阿闍世者，即是一切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

心者。又復為者，即是阿難、迦葉二眾。阿闍世者，即是阿闍世王後宮妃后及王舍城一切婦女。又復為者，名為佛性。言阿闍者，名為不生；世者，名怨。以不生佛性故，則煩惱怨生；煩惱怨生故，不見佛性。以不生煩惱故，則見佛性；以見佛性故，則得安住大般涅槃，是名不生。是故名為阿闍世。

「善男子！阿闍者，名不生；不生者，名涅槃。世，名世法；為者，名不汙。以世八法所不汙故，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不入涅槃，是故我言為阿闍世無量億劫不入涅槃。善男子！如來密語不可思議，佛、法、眾僧亦不可思議，菩薩摩訶薩亦不可思議，《大涅槃經》亦不可思議。」

爾時，世尊大悲導師為阿闍世王入月愛三昧，入三昧已，放大光明，其光清涼，往照王身，身瘡即愈，鬱蒸除滅。

王覺瘡愈，身體清涼，語耆婆言：「曾聞人說，劫將欲盡，三月並現，當是之時，一切眾生患苦悉除。時既未至，此光何來照觸吾身，瘡苦除愈，身得安樂？」

耆婆答言：「此非劫盡三月並照，亦非火、日、星宿、藥草、寶珠、天光。」

王又問言：「此光若非三月並照、寶珠明者，為是誰光？」

「大王當知！是天中天所放光明，是光無根，無有邊際，非熱、非冷、非常、非滅、非色、非無色、非相、非無相、非青、非黃、非赤、非白。欲度眾生，故使可見有相，可說有根、有邊、有熱、有冷、青、黃、赤、白。大王！是光雖爾，實不可說，不睹見，乃至無有青、黃、赤、白。」

王言：「耆婆！彼天中天以何因緣放斯光明？」

「大王！今是瑞相將為大王。以王先言世無良醫療治身心，故放此光先治王身，然後治心。」

王言：「耆婆！如來世尊亦見念耶？」

耆婆答言：「譬如一人而有七子，是七子中一子遇病，父母之心非不平等，然於病子，心則偏多。大王！如來亦爾，於諸眾生非不平等，然於罪者，心則偏重；於放逸者，佛則慈念；不放逸者，心則放捨。何等名為不放逸者？謂六住菩薩。大王！諸佛世尊於諸眾生不觀種姓、老少、中年、貧富、時節、日月、星宿、工巧、下賤、僮僕、婢使，惟觀眾生有善心者。若有善心，則便慈念。大王當知！如是瑞相即是如來入月愛三昧所放光明。」

王即問言：「何等名為月愛三昧？」

耆婆答言：「譬如月光能令一切優鉢羅花開敷鮮明。月愛三昧亦復如是，能令眾生善心開敷，是故名為月愛三昧。大王！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歡喜。月愛三昧亦復如是，能令修習涅槃道者心生歡喜，是故復名月愛三昧。大王！譬如月光從初一日至十五日形色光明漸漸增長。月愛三昧亦復如是，令初發心諸善根本漸漸增長，乃至具足大般涅槃，是故復名月愛三昧。大王！譬如月光從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漸漸損減。月愛三昧亦復如是，光所照處，所有煩惱能令漸滅，是故復名月愛三昧。大王！譬如盛熱之時，一切眾生常思月光，月光既照，鬱熱即除，月愛三昧亦復如是，能令眾生除貪惱熱。大王！譬如滿月，眾星中王，為甘露味。一切眾生之所愛樂。月愛三昧亦復如是，諸善中王，為甘露味，一切眾生之所愛樂，是故復名月愛三昧。」

王言：「我聞如來不與惡人同止坐起、語言談論，猶如大海不宿死屍，如鴛鴦鳥不住清廁，釋提桓因不與鬼住，鳩翅羅鳥不棲枯樹。如來亦爾，我當云何而得往見？設其見者，我身將不陷入地耶？我觀如來寧近醉象、師子、虎狼、猛火、絕焰，終不

近於重惡之人。是故我今思忖是已，當有何心往見如來？」

耆婆答言：「大王！譬如渴人速赴清泉，飢者求食，怖者求救，病求良醫，熱求蔭涼，寒者求火。王今求佛，亦應如是。大王！如來尚為一闍提等演說法要，何況大王非一闍提，而當不蒙慈悲救濟？」

王言：「耆婆！我昔曾聞一闍提者不信、不聞、不能觀察、不得義理，何故如來而為說法？」

耆婆答言：「大王！譬如有人身遇重病，是人夜夢昇一柱殿，服蘇油脂及以塗身，臥灰食灰，攀上枯樹，或與獼猴遊行坐臥，沈水沒泥，墮墜樓殿、高山、樹木、象馬、牛羊，身著青、黃、赤、黑色衣，喜笑歌舞。或見烏鷲、狐狸之屬，齒髮墮落，裸形枕狗，臥糞穢中。復與亡者行住坐起、攜手、食噉，毒蛇滿路，而從中過。或復夢與被髮女人共相抱持，多羅樹葉以為衣服，乘壞驢車正南而遊。是人夢已，心生愁惱；以愁惱故，身病踰增；以病增故，諸家親屬遣使命醫。所可遣使，形體缺短，根不具足，頭蒙塵土，著弊壞衣，載故壞車，語彼醫言：『速疾上車。』」

「爾時，良醫即自思惟：『今見是使相貌不吉，當知病者難可療治。』復作是念



：『使雖不吉，當復占日為可治不？若四日、六日、八日、十二日、十四日，如是日者，病亦難治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日雖不吉，當復占星為可治不？若是火星、金星、昴星、閻羅王星、濕星、滿星，如是星時，病亦難治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星雖不吉，復當觀時，若是秋時、冬時及日入時、夜半時、月入時，當知是病亦難可治。』

「復作是念①：『如是眾相雖復不吉，或定、不定，當觀病人：若有福德，皆可療治；若無福德，雖吉何益？』思惟是已，尋與使俱，在路復念：『若彼病者有長壽相，則可療治；短壽相者，則不可治。』即於前路見二小兒相牽鬥諍，捉頭拔髮，瓦石刀杖共相撩打。見人持火自然殄滅，或見有人斫伐樹木，或復見人手曳皮革，隨路而行，或見道路有遺落物，或見有人執持空器，或見沙門獨行無侶，復見虎狼、烏鷲、野狐。見是事已，復作是念：『所遣使人，乃至道路所見諸相，悉皆不祥。當知病者定難療治。』」

「復作是念：『我若不往，則非良師；如其往者，不可救療。』復更念言：『如是眾相雖復不祥，且當捨置，往至病所。』思惟是已，復於前路聞如是聲，所謂亡失死喪、崩破壞折、剝脫墮墜、焚燒、不來、不可療治、不能拔濟；復聞南方有飛鳥聲

，所謂烏、鷲、舍利鳥聲，若狗、若鼠、野狐、兔、豬。聞是聲已，復作是念：『當知病者難可療治。』

「爾時，即入病人舍宅，見彼病人數寒數熱，骨節疼痛，目赤流淚，耳聲聞外，咽喉結痛，舌上裂破，其色正黑，頭不自勝，體枯無汗，大小便利擁隔不通，身卒肥大紅赤異常，語聲不均，或麤或細，舉體斑駁異色青黃，其腹脹滿，言語不了。」

「醫見是已，問瞻病言：『病者昨來意志云何？』」

「答言：『大師！其人本來敬信三寶及以諸天，今者變異，敬信情息；本憇惠施，今者慳吝；本性少食，今則過多；本性弊惡，今則和善；本性慈孝，恭敬父母，今於父母無恭敬心。』」

「醫聞是已，即前嗅之：優鉢羅香、沉水雜香、畢迦多香、多伽羅香、多摩羅跋香、鬱金香、栴檀香；炙肉臭、蒲桃酒臭、燒筋骨臭、魚臭、糞臭。知香臭已，即前觸身，覺身細軟，猶如繒綿、劫貝娑花，或硬如石，或冷如冰，或熱如火，或澀如沙

①「念」，底本作「言」，今依據磧砂本改作「念」。

爾時，良醫見如是等種種相已，定知病者必死不疑。然不定言是人當死，語瞻病者：『吾今劇務，明當更來。隨其所須，恣意勿遮。』即便還家。明日使到，復語使言：『我事未訖，兼未合藥。』智者當知！如是病者，必死不疑。

「大王！世尊亦爾，於一闍提輩善知根性而為說法。何以故？若不為說，一切凡夫當言：『如來無大慈悲。有慈悲者，名一切智；若無慈悲，云何說言一切智人？』是故如來為一闍提而演說法。大王！如來世尊見諸病者，常施法藥，病者不服，非如來咎。

「大王！一闍提輩分別有二：一者、得現在善根；二者、得後世善根。如來善知一闍提輩能於現在得善根者，則為說法；後世得者，亦為說法。今雖無益，作後世因，是故如來為一闍提演說法要。一闍提者，復有二種：一者、利根；二者、中根。利根之人於現在世能得善根，中根之人後世則得。諸佛世尊不空說法。大王！譬如淨人墜墮清廁，有善知識見而愍之，尋前捉髮而拔出之。諸佛如來亦復如是，見諸眾生墮三惡道，方便救濟，令得出離，是故如來為一闍提而演說法。」

王語耆婆：「若使如來審如是者，明當選擇良日吉星，然後乃往。」

耆婆白王：「大王！如來法中無有選擇良日吉星。大王！如重病人猶不看日時節吉凶，惟求良醫。王今病重，求佛良醫，不應選擇良時好日。大王！如栴檀火及荜蘭①火，二俱燒相，無有異也。吉日、凶日亦復如是，若到佛所，俱得滅罪。惟願大王今日速往！」

爾時，大王即命一臣，名曰吉祥，而告之言：「大臣當知！吾今欲往佛世尊所，速辦供養所須之具。」

臣言：「大王！善哉！善哉！所須供具，一切悉有。」

阿闍世王與其夫人嚴駕車乘一萬二千，殊壯大象其數五萬，一一象上各載三人，齎持幡蓋、花香、伎樂種種供具，無不備足。導從馬騎有十八萬，摩伽陀國所有人民尋從王者，其數足滿五十八萬。爾時，拘尸那城所有大眾滿十二由旬，悉皆遙見阿闍世王與其眷屬尋路而來。

①「荜蘭」，梵語 *caranda*。意譯為極臭木，屬篋麻類，有惡臭，與栴檀之香氣適相反。「荜」，磧砂本作「伊」。

爾時，佛告諸大眾言：「一切眾生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近因緣者，莫先善友。何以故？阿闍世王若不隨順耆婆語者，來月七日必定命終，墮阿鼻獄，是故近因莫若善友。」

阿闍世王復於前路聞：舍婆提毗流離王乘船入海，遇火而死；瞿伽離比丘生身入地至阿鼻獄；須那剎多作種種惡，到於佛所，眾罪得滅。聞是語已，語耆婆言：「吾今雖聞如是二語，猶未審定。汝來耆婆！吾欲與汝同載一象。設我當入阿鼻地獄，冀汝捉持，不令我墮。何以故？吾昔曾聞得道之人不入地獄。」

爾時，佛告諸大眾言：「阿闍世王猶有疑心，我今當為作決定心。」

爾時，會中有一菩薩，名持一切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先說一切諸法皆無定相，所謂色無定相，乃至涅槃亦無定相。如來今者云何而言為阿闍世作決定心？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我今定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。何以故？若王疑心可破壞者，當知諸法無有定相。是故我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，當知是心為無決定。善男子！若彼王心是決定者，王之逆罪云何可壞？以無定相，其罪可壞。是故我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。」

爾時，大王即到娑羅雙樹間，至於佛所，仰瞻如來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猶如微妙真金之山。

爾時，世尊出八種聲，告言：「大王！」

時阿闍世左右顧視，「此大眾中誰是大王？我既罪戾，又無福德，如來不應稱為大王。」

爾時，如來即復喚言：「阿闍世大王！」

時王聞已，心大歡喜，即作是言：「如來今日顧命語言，真知如來於諸眾生大悲憐愍，等無差別。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疑心永無遺餘，定知如來真是眾生無上大師。」

爾時，迦葉菩薩語持一切菩薩言：「如來已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。」

爾時，阿闍世王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假使我今得與梵王釋提桓因坐起、飲食猶不欣悅，得遇如來一言顧命，深以欣慶。」

爾時，阿闍世王即以所持幡蓋、香花、伎樂供養，前禮佛足，右繞三匝。禮敬畢已，卻坐一面。

爾時，佛告阿闍世王言：「大王！今當為汝說正法要，汝當一心諦聽！諦聽！凡夫常當繫心觀身，有二十事：一、所謂我此身中空無無漏；二、無諸善根本；三、我此生死未得調順；四、墮墜深坑，無處不畏；五、以何方便得見佛性？六、云何修定得見佛性？七、生死常苦，無常我淨；八、八難之難，難得遠離；九、恆為怨家之所追逐；十、無有一法能遮諸有；十一、於三惡趣未得解脫；十二、具足種種諸惡邪見；十三、亦未造立度五逆津；十四、生死無際，未得其邊；十五、不作諸業，不得果報；十六、無有我作他人受果；十七、不作樂因，終無樂果；十八、若有造業，果終不失；十九、因無明生，亦因而死；二十、去來現在常行放逸。大王！凡夫之人常於此身當作如是二十種觀；作是觀已，不樂生死；不樂生死，則得正觀。爾時，次第觀心生相、住相、滅相，次第觀心生住滅相，定慧進戒亦復如是。觀生住滅已，知心相乃至戒相終不作惡，無有死畏、三惡道畏。若不繫心觀察如是二十事者，心則放逸，無惡不造。」

阿闍世言：「如我解佛所說義者，我從昔來初未曾觀是二十事故，造眾惡；造眾惡故，則有死畏、三惡道畏。世尊！自我招殃，造茲重惡，父王無辜，橫加逆害，是

二十事設觀、不觀，必定當墮阿鼻地獄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一切諸法性相無常，無有決定，王云何言必定當墮阿鼻地獄？」

阿闍世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一切法無定相者，我之煞罪亦應不定。若煞定者，一切諸法則非不定。」

佛言：「大王！善哉！善哉！諸佛世尊說一切法悉無定相，王復能知煞亦不定，是故當知煞無定相。大王！如汝所言先父無辜，橫加逆害者，何者是父？但於假名眾生五陰妄生父想，於十二入、十八界中何者是父？若色是父，四陰應非；若四是父，色亦應非；若色、非色合為父者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色與非色，性無合故。大王！凡夫眾生於是色陰妄生父想，如是色陰亦不可害。何以故？色有十種，是十種中唯色一種可見、可持、可稱、可量、可牽、可縛。雖可見、縛，其性不住；以不住故，不可得見、不可捉持、不可稱量、不可牽縛。色相如是，云何可煞？若色是父，可煞可害獲罪報者，餘九應非；若九非者，則應無罪。」

「大王！色有三種：過去、未來、現在。過去、現在則不可害。何以故？過去，過去故；現在，念念滅故；遮未來故，名之為煞。如是一色，或有可煞，或不可煞；



有煞、不煞，色則不定。若色不定，煞亦不定；煞不定故，報亦不定，云何說言定入地獄？

「大王！一切眾生所作罪業凡有二種：一者、輕；二者、重。若心、口作，則名為輕；身、口、心作，則名為重。大王！心念、口說、身不作者，所得報輕。大王昔日口不勅煞，但言削足。大王若勅侍臣立斬王首，坐時乃斬，猶不得罪，況王不勅，云何得罪？王若得罪，諸佛世尊亦應得罪。何以故？汝父先王頻婆娑羅常於諸佛種種善根，是故今日得居王位。諸佛若不受其供養，則不為王；若不為王，汝則不得為國生害。若汝煞父，當有罪者，我等諸佛亦應有罪；若諸佛世尊無有罪者，汝獨云何而得罪耶？」

「大王！頻婆娑羅往有惡心，於毗富羅山遊行獵鹿，周遍曠野，悉無所得。唯見一仙，五通具足；見已，即生瞋恚惡心：我今遊獵所以不得，正坐此人，驅逐令去。即勅左右而令煞之。其人臨終生瞋惡心，退失神通，而作誓言：『我實無辜，汝以心、口橫加戮害，我於來世亦當如是還以心、口而害於汝。』時王聞已，即生悔心，供養死屍。是王如是，尚得輕受，不墮地獄，況王不爾，而當地獄受果報耶？先王自作